



三隻眼睛的人

• 志勵濮 •

容我說句不太中聽的話，一般當前輩或學長的對小老弟說教，開口就是「應該如何如何，怎樣充實自己，怎樣奔赴前程。後生小子們聽了唯唯諾諾，恭聆耳提面命，誠惶誠恐。今天，我自己畢業才三年，還不到前輩的資格，想想以前那付孫子像，心裏就有氣，但到底天良未泯，不忍心把這套騙人的把戲再演下去，且揭下岸然道貌，和大家閒聊聊。

跟小孩子說火是燙手的，離遠點，每個小孩總要燒痛了一次以後才相信。同樣地，跟我們臺大物理系的同學說「求知面放廣一點，不要整天K書」我們也不信，總要等到留了洋，博士拿到手以後，才發現自己百無一用，不到黃河心不死。然或問：「若君言，則不出洋，不唸博士，則何？」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這答案有點牛頭不對馬嘴麼？誠然，但吾意以為，欲知該如何定志向，飽讀 Schrödinger equation 後，怎樣變成「大搗頭」，國家客座教授，當先知道 What the hell 諸位師長同學你怎麼搞的都擠到臺大物理系這方圓來了。按統計力學，若許多質點有若干自由度的話，一種混亂而均勻的分佈不需要什麼解釋，蓋 Entropy 最大也。但今日我們姓張的、姓李的、姓王的，都到臺大物理系來逛了那麼一遭，轉眼又紛紛地留洋、洋留。如無一個 Entropy 極小的分佈，竟成「Most probable」，這可就成了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了。

凡是碰到可爭論的問題，意見不外三種，曰：Conservative, Radical, 及 Liberal，即保守、激進及自由主義也。或稱右、左、中三派。右派的乃那些秉承先聖先賢仁義道德，誓言漢賊不兩立，非殺盡 Badie (壞人)，Goodie (好人) 就不能活，為歷史文化而戰者也。Radical 的呢？主義相反而手段相同「怎麼儘輪到你高高在上？維持什麼法律秩序？當年喬治·華盛頓若死守法律秩序的話，今天也沒什麼美利堅合眾國了。」第三種 liberal 的語調：「你們先平平氣，我很了解您的立場，也很同情您左的看法，大家有話好說，慢慢來嘛。」哈哈！反正是閒扯，再說一個故事。

話說好多年前，傳說地球的那一端有個小島，島上的人都長了三隻眼睛。某君聽了，不免好奇心動付道：「且待我去探險一番，果真有隻三隻眼睛的人，抓他一兩個回來，帶到世界博覽會展覽，豈不轟動全世界，名利雙收？」於是，他駕了一葉扁舟，歷盡千山萬水，終於找到了那個小島，也真看到了三個眼睛的人，但不幸他們不只一兩個，而是成百成千，對這兩隻眼睛的訪客非常驚異，於是捉來展覽。

雖說今天交通發達，天涯若比鄰，但若沒走遍天涯海角，誰也不敢保證這世上沒有一處像桃花源那樣的所在，住着三隻眼睛的人，加上那個可憐的展覽品的後代，如此說，人到底該有幾隻眼睛是 Undefined 的了。事實上，請問諸君，「左」和「右」是怎樣區分的？我問過數學家，就跟三等分一角一樣，莫法度！純數學上不行，物理上可行？行的。就是我們的李政道、楊振寧兩位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提出 Parity nonconservation 解決了「左」和「右」。今天，我們可以和另一行星的生物通訊，告訴他們如何做一個 $C_0\beta$ -decay 實驗，由計數器上不對稱的散射數，據就可知道我們所謂左和右的意思了。然而這些生物、行星、宇宙必須和我們一樣屬於「正」的世界，如他們是由反粒子構成的話，一切又歸徒勞了。歸根究底，仍是個沒解決的問題。

既然許多事都是相對的，那麼我們身份上的絕對性是怎麼發生的呢？也沒有答案。再說段故事。

二十五年前，有四個靈魂在送子娘娘家裏打麻將，一方面等着投胎。他們沒血肉、姓名、國籍，幾乎是 Identical soul。終於凡間的 Call 來了，依依不捨地離開牌桌，下界「做人」去了。嚇！可不都是籍籍無名之輩，但自家事業，却有天淵之別。且待我慢慢道來：

其一，為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及其夫菲律賓親王的皇太子，誕生之初取名為查理士王子，為皇位繼承人，各國賀電潮湧而來，全國教堂鳴鐘歡慶。此子成長時候也循規蹈矩，雖然成績不太理想，但也差強人意，勉強在劍橋「三一學院」混了業，於是正式加冕為「威爾斯親王」，即就英皇儲位也。按大英帝國皇室世系，就跟今天嬉皮老哥們的頭髮一般——亂。幾乎歐洲所有的皇室和廢帝都排了名，做第十幾或第幾十皇位繼承人，但有一項不能免的條件：英皇必須信仰英國國教 Anglican。我們的威爾斯親王，既然要過過皇帝癮，當然對這信仰不持異議，所以沒什麼特殊新聞，只待幾年後，他娶了太子妃，幾年後登基，照着排好的劇本演就成了。

其二，誕生於美國新英格蘭波士頓世家柯克斯 Cox 家中。柯氏先人，可上溯獨立戰爭時代領袖，現在握有大景石油、汽車、電視、報紙股票，在加州和全國的選舉中有其大影響力，子弟皆出身哈佛大學法學院，當然我們這位廿五歲的小柯克斯也不例外。唯一使他出類拔萃的事是他娶了尼克森總統的女兒。白宮婚禮，衣香鬢影，更叫他顯得不凡而已。如眾所週知，尼克森出身加州之中產之家，當初沒沒無聞，全憑恩公艾森豪一手提拔，不想碰到新英格蘭世家的甘迺迪（編者按，即賈桂琳的丈夫。）落得棄甲曳兵而逃。如今吃了虧也學會了乖，好花綠葉相得益彰，最高法院特下令紐約時報禁刊國防部關於越戰的秘密文件，好空出第一版以登婚禮花架，豎子豈能小覷之乎？

其三，這位兄臺的命運卻不像前兩位有 Equation of motion 來描述了。他誕生於南非共和國的黑人之家（唉！）。「統制」這個國家的該死的白人政權，根本不理會聯合國那隻大狗吠聲的警告，照樣我行我素，大搞種族主義。我們這位黑哥兒上過幾年黑人小學後，在一處金礦裏當礦工。礦主、職員乃至工頭不用說都是高貴的白人當，礦工們則住在市區一處 Colour only 的工寮裏，早晨憑一張路條坐專車到礦地工作，下班後回家。放工或休假時如被發現在路條上沒有許可的街道、公園場所被發現的話，警察老爺立刻就來個當場逮捕。他想反抗嗎？或許是的。他的幾個朋友正在森林裏打游擊。（另外幾個已經死了好幾禮拜了）。但那些白人老爺有的是機槍、警犬、直昇機和噴射機，實在搞他們不過。他們又告訴他：他的收入比那些黑人獨立國，如剛果等人高多了。所以……

其四，就是諸君或我自己，稍稍不同的是，諸君恐怕都出生在臺灣，敵人

則在拖了兩條鼻涕時才造訪了這美麗之島，不過也差不多。想當年敵人也「幼時了」過一番，拿過不少獎狀獎品，三考初中、高中、大學，過五關斬六將，甚或直升保送，前途無量。但近年來聽說 Uncle Sam 手頭緊——「點、Ph.D 滿街跑，咱們恐怕是凶多吉少，前途無「亮」了。

沒人選擇自己的出身，甚至來世上一趟也是非自願的，但既來之則安之，好歹先活下去再說。但諸位吃飽沒事幹時可曾想過「我」不是「我」時怎樣？假如當初毫厘之差，阿拉生到「女皇之家」，「我」也許賭氣，不信英國國教，要信回教。說真的，若不教我信，或許我自願信他，因為當初沒血沒肉的時候，大家一起摸八圈，根本不分彼此，不過先後之差別，人生到回教之家，就信回教，我生到英國，就要信英國教，豈非太沒理性？換或那位小 Cox 會說：「憑什麼進了你們 Cox 家門，就要繼承那些股票？沐猴而冠地娶什麼第一小姐？我寧可身為南非戰士，浴血叢林。」同理，有血性的南非青年，也不會任憑白人奴役，將用他們的鮮血開創他們的新生。再看今天的我們，一羣莫名其妙地唸物理的中國人，也沒有必要步學長的后塵，跟他們一塊兒前途無亮。這裏有一個圈套，或許諸君已發現「不聽學長的話，若我們相信你這小子的話，豈不也上了你的大當？」「完全正確。」我說的一大堆廢話，也只不過提供各位做個參考，腦袋扛在你肩上，信不信由你。只是在方法上，看事要從大處，全面着眼，不可片面的、宿命的。如此，才能將你自己的命運之舵掌握住。平穩地。

一本有價值的刊物——

科學月刊

學生訂戶：二年（二十四期）一四四元

一年（十二期）八四元

半年（六期）四五元

郵政劃撥帳戶第一五五九六號